

教會與政治

羅 光

一、歐洲歷史事實

中國談西洋史和談西洋文化史的人，常說西洋的中古時代為黑暗時代，天主教的神學支配了當時的一切思想，天主教的羅馬教皇橫霸歐洲的政壇。

研究歐洲文化和哲學的中國學人，很少有人下過深刻的工夫，虛心探索歐洲文化的精髓和哲學思想的淵源；而且懷着自視高明的傲心，蔑視宗教信仰，不屑與以觀察。自以為深入了西洋文化的堂奧，了解西洋的哲學，實際上祇取得了一些技術智識，半解了一個西洋哲學家的著作。

歐洲在羅馬帝國崩潰了以後，野蠻民族入侵，羅馬的文化蕩然無存。日耳曼人，法蘭西人，撒克遜人，當時都是沒有文字的野蠻人。天主教的修士和神父，作了這些野蠻人的教師，聖本篤會的修院成了社會教育的中心，和歐洲文化的搖籃。修士一面抄寫古本，教授學生，延續古代羅馬的思想；一面教民稼穡，開墾廣大的荒地。天主教的宗教信仰，變化各種野蠻人的蠻性氣質；而在同一的宗教信仰生活中，團結了各種野蠻民族，又用拉丁語言，使歐洲重新有統一的文化。當各種野蠻民族經過四百年的陶冶進入了文

明境界，天主教在歐洲創立了幾所大學，大學的教授從希臘文和亞拉伯文翻譯了希臘的哲學名著，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乃能為歐洲學者所知。大學的教授多係天主教教士，教授中最有名的神哲學家聖多瑪斯，集神哲學的大成，發揮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而成士林哲學派。

天主教的宗教信仰，支配一個人的整體生活，而不是單獨的敬神典禮。中國人歷代對於宗教的觀點，認為只是敬拜神靈，祈福消災。一個人可以信多數的神，向多數的神靈求救。人在各方面的生活，則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規範。中國的哲學不談宗教，哲學家則自己信天信神。天主教的信仰，包括人的整體生活，一個信徒以信仰作生活的基本規範，一切思想和信仰相連貫，神學便和哲學相聯繫。因此歐洲的文化以宗教信仰為基礎，哲學、藝術、政治、社會生活都建立在宗教信仰以內。

歐洲文化的黑暗時期，是在紀元後第二世紀到第九世紀的時代。第十世紀時，各種野蠻民族已進入文明時代，第十一和第十二世紀，歐洲的哲學思想已大致光明。

歐洲的政治組織，由教會所教授的羅馬法而繼承羅馬帝國，以一位羅馬皇親在各國諸侯之上

，組成神聖羅馬帝國。各國諸侯都受了天主教教士的撫育，神聖羅馬皇為天主所選的執政人，皇權來自天主。羅馬教皇為天主的代權，為教會的首領。因此，神聖羅馬皇由教會加冕，各國的政治衝突，由教皇處決。

這種制度當然因着人的性格和慾望，產生了許多流弊，教會便成了歐洲社會的禍姆，教皇勢成列國君主的盟主。到了各種野蠻民族進入了文明階段，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已經成熟到作成人的境界，歐洲社會乃發生了衝突，各國諸侯先後擺脫了教皇的羈絆，各種學術也和神學院脫離關係。後來羅馬法系和日耳曼法系的演變更助長了宗教的分裂。文藝復興以後，神聖羅馬帝國不復存在，各種民族成立了自己的國家，也有了自己的語言，廢棄了拉丁文字，羅馬教皇僅保持了自己的原有國土。到了現代，教皇的國土被義大利所吞併，教皇祇保有梵蒂岡城，獨立行使職權。

二、教會本身之原則

上面的制度和事實，由歐洲的環境和歷史所造成，並不是天主教會的本質。在歐洲以外的國家裡沒有出現這種的事；而且這種組織和事實都已經過去了，歷史不會重演。我們研究歷史的事

實時，應該把事實放在當時的環境和思想裡，不應用我們現在的觀念和環境去作批評。現在天主教會在全球各國都站在政教分立的制度下，遵行基督所說：「屬於凱撒的，歸凱撒；屬於天主的，歸天主。」

教會的工作以信仰為根據，天主教的信仰信人生的起點是天主，人生的終點是天主。天主為無形像而超越現世的絕對精神體，人為歸向天主是以精神歸向天主。天主教會的工作乃是精神方面的工作，使人以天主為人生的歸宿。然而人的精神和肉體結合為一體，精神常由肉體去表現，天主教會的工作使也有物質的一方面；但這物質的方面常是和精神相連，目的也為着精神。例如教會的組織，教會的儀禮，教會的教育等事。

政府為國家主權的執行者，國家主權的目標在謀求人民的現世福利。現世的福利為可見的福利，為有形色的物質。但人的團體和精神相連，物質的福利和精神的福利也常連貫，國家的主權也就間接管到人民的精神。

天主教會和國家政府，兩者的目標不相同，工作互有分別，天主教會使人的精神趨向真善美的根源，國家政府使人在現生得有衣食住行的享受；前者的目標超於世界，後者的目標在於現世。但是教會和國家所治理的對象則是人，人的精神和肉體相連為一體；因此，教會和政府的工作就互相接觸，有時甚至於發生衝突。

在本身工作上，教會和政府是分立的，但不是對立的。教會的工作為信仰的生活，政府的工作為政治的生活。信仰的生活使人的精神向上，

使人的心因信仰而安定，使人的言行遵守規戒而向善。這種生活能夠安定社會，提高社會道德，堅強反對無神共產主義的決心；這種信仰生活對於國家的政治可以有助。一個賢明政府的政治生活，保障人民的權利，維護社會的安寧；使人民的衣食住行都能獲得適當的享受，使人民的精神也能取得合理的發展機會。這種政治生活必定可以贏取教會的擁護。因此教會和政府雖然互不相干擾，然而兩者必定合作。

教會和政府可能發生衝突；這種衝突常在集權專制的暴政下而發生；因為政府剝奪人權，非法限制宗教自由。教會和政治也可能發生磨擦而表示反抗；幾時政治偏袒一部份人的權利，使社會沒有正義；幾時政治侵犯倫理，准許墮胎；幾時政治禁錮人民的思想，使用高壓手段；在這些時候教會便會發表言論，表示不讚成政府的政治。這不是教會干涉政治，而是爭取人民的人權。

羅馬教宗因此不干涉各國的內政，也不參預國際的政壇；但凡遇到世界和平有危急時，他必定大聲呼求和平；遇到社會正義被踐踏，人權遭蹂躪時，他必定迫切呼籲，提出抗議。南非和羅德西亞的政府，歧視黑人，當地的教會主教同聲替黑人呼求平等待遇。南美國家貧富懸殊，政府沒有力量為貧民提高生活，當地教會主教同聲主張社會正義。教會裡的教士，也免不了有偏激的人，他們假藉教會的名義，為左派張目，甚至於主張教會應該從事社會改革，應該指導暴力革命，推翻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富農。但是這些教士，不能代表教會的負責者。教會負責者不會干涉政

府的組織，不會擾亂社會的秩序。教會負責者為維護人權和正義，用的方法是迫切的呼籲及和平的步驟。

三、中國天主教會

中國天主教會和中國政府的關係，常是友好合作。清朝乾隆、雍正、咸豐年間，雖有迫害教士，禁止傳教的諭令，羅馬教宗沒有提出抗議，中國信友沒有反抗。道光年間，五口通商以後，列強藉着保教權辦理教案，索取賠償，那不是教會的政策和行動。雖不免有的教士，仗持本國勢力，有些教民假藉教士庇護，魚肉鄉民，羅馬教宗屢次設法和清廷互派使節，以消除列強的保教權。終因列強政府的干涉，清廷不敢派使，兩次功退垂成。民國成立以後，羅馬教宗派代表駐華，抗日戰爭爆發，教廷和國民政府互通使節，成立正式外交關係。當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時，列強尚未承認，羅馬教宗首先通電祝賀我國統一，訓令中國信友為國家服務。

抗戰軍興，雷鳴遠神父組織救護隊趕赴前線，又接受政府命令，負責發動戰地民心。于斌總主教奔走海外，在國際上呼籲正義，爭取同情。共匪禍國，竊據大陸，教廷大使館首先在台北館，被共匪逐出大陸的教士，陸續來台，在政府遷台的初期，給予同胞們物質和精神的慰藉，使三十餘萬人皈依天主。在台灣社會漸漸安定之後，天主教會在台灣創設學校，建立醫院，從事精神建設。目前台灣的經濟日漸繁榮，社會道德反逐漸低落，天主教會協助政府提倡恢復傳統道德，

敬天祭祖，父慈子孝；又鼓勵青年研究中國哲學思想，探索建設中國現代哲學的展望。當共黨發動外交攻勢，毒謀孤立我國政府時，在華天主教會的教士，不分中外，紛向國外展開國民外交，介紹台灣省的進步和人民安樂的狀況。台澎金馬的天主教信友，有大陸人和本省人，彼此一心一德，從不排擠。在禮儀和傳道的語言上，以國語為主，閩南語為輔，所有聖經和教義都是漢文，沒有羅馬拼音。對於信友，尤其青年，教會的學校注重灌輸倫理思想和民族意識。為維護生命權，教會反對墮胎。為維持家庭和子女的利益，教會反對離婚。為爭取人民的權利，教會保護私立學校和言論自由。教會對於政府的體制，不表意見；然在共匪企圖孤立我國政府和吞併台澎金馬的時候，中國天主教會不能不關心祖傳文化的保全和全民族的自由和平；因此也重視法統和道統。現在所有的中國中央政府，為合法的政府，為保全民族的政治力量。共匪不願意承認，然也不會承認在台灣的任何別種體制的政府。中華民族的歷史，是治亂相承，有分必有合，在台灣中國的國民政府，將來大陸人民獲得自由而重歸祖傳文化的時候，便能名正言順使中華民族再成統一。若以台澎獨立的體制而改組政府，則台澎和大陸在法統和道統上永久分離；若是這樣將來若有統一，則將是被大陸政權所征服。中國天主教會忠於中華民族，愛護全國同胞的利益，必誠心擁護中國國民政府。當民國第六任總統副總統獲選時，天主教會虔誠祈求天主，福祐總統，為國民謀幸福，維護民族的精神遺產，追求中華民族的復興。

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于天母

司馬光文

黃公渚選註

人人文庫二二五——五二

定價十八元

光之文古雅深厚，逼近西漢，有傳家集八十卷，本編選其表、書、序、記、傳、題跋、墓誌、哀辭，凡二十篇，皆屬粹精之作；而其生平偉製，尤推通鑑之史論，故採取六篇，冠之於首，以見一斑。

喜讀文史書籍的朋友，可將此冊納入囊篋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國詩論史

鈴木虎雄 著 洪順隆 譯

人人文庫特二二五 定價二十元

蓋由創作的累積，久之，評論才隨而產生。評論達到可觀的標準，創作乃隨之遷移。

評論家有的是出於作家，有的未必兼有作家的身分。然而，凡是卓越的評論家必善於識別作品的優劣，指摘長短利病，闡明其他作家自身所意識不到的，將其價值和標準垂佈於衆。信達雅乃譯書之三難，本書譯者素攻國學，復游學東京，譯筆不墮於俗，克存其真，讀者自能書中辨之。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家，隨著詩歌發展，有關詩的理論亦見簡端，尙書舜典有一段話可視為中國詩論濫觴，後如詩品，文心雕龍，滄浪詩話俱見精論。作者鈴木虎雄博士除歷述詩說見解，條理井然外，所論格調、神韻、性靈三詩說，尤有發前人所未發之處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